

桂平文史资料

1989年第1辑(总第13辑)

封面题字 陈 栋

封面摄影 蒋振宗

(内部刊物)

《桂平文史资料》编辑室

地址：广西桂平县政协

邮政编码：537200

出版时间：1989年8月

桂平县印刷厂印刷

目 录

紫荆山太平天国史事拾零·····	凌崇征 (1)
陈承培为桂平旧峡村人·····	黄培棋 (15)
浔城升起五星红旗·····	王湛恩 (19)
回忆浔江武工队·····	<u>韦子东</u> (27)
小瑶山剿匪述略·····	凌 晨 (31)
蒙圩大山剿匪亲历记·····	刘海松 (36)
1944年秋的桂平战局·····	刘海松 (41)
日军扫荡祝多塘纪实·····	刘海松 (44)
碧滩事件·····	黎国基 (47)
巫绍斌·····	陆受英 (53)
昌景霖·····	李汉龙 (56)
抗日前期的桂平国中·····	韦湘秋 (60)
桂平县“国大代表”选举见闻·····	黎绍温 (67)
一局两长始末·····	凌云章 (70)
黄云焕小瑶山办学记·····	黄培棋 (72)
桂平瑶山语言初探·····	林 萍 (77)
卢云邨·····	凌云章 (81)
六代执教 满门师表·····	蔡雪芳 (82)
猓骝滩本名源考·····	陈小波 (85)
桂平之最·····	蔡雪芳 (89)
补白 (三则)	

紫荆山太平天国史事拾零

凌崇征

提起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紫荆山。这不仅因为金田村就座落在它的南面；还由于那群峰穆穆的紫荆山区，曾经孕育了这场震动中外的农民大起义；而在起义爆发之后，它又曾多次掩护起义军，成为这场武装斗争的天然屏障。简言之，它是太平天国早期的革命根据地。

关于太平天国在紫荆山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还是清方的记载都比较简略。为了使之较为翔实一些，笔者曾多次进入紫荆山区调查访问。现在根据调查所得和参阅史学界近年发现的一些史料，介绍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在紫荆山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以求教于对这段史实感兴趣的同志。

开创天国大业的“理想境地”

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曾在《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一书中这样说：“（冯云山）离赐谷村后，至桂平县城留居友人张永绣家月余。人有谈县北紫荆山者，言其地山深路僻，人入不知处，而烧炭种山穷人聚居其间。云山闻而窃喜曰：‘此吾人创业地也’，乃潜往其地。盖其志固欲密访发展大业之基础，既知有此理想境地，遂不憚劳苦而决心入此活动。时道光二十四年间事也。”

紫荆山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或者说，冯云山为什么选择紫荆山作为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呢？

打开地图便可看到，紫荆山位于广西中部，扼浔州、柳州、梧州三府陆路交通咽喉，浔江北岸的金田平原是它的前庭，武宣东乡、三里一带是它的后院，平南鹏化山区和贵县龙山山区则是它的左右两翼，形势至为险要。山中的羊肠小道，当年曾是人们往来柳、武、象、浔、梧诸地的陆路要冲。由紫荆山南部要隘风门坳经金田平原至大湟江口，沿浔江可上溯桂平，下航梧州、广州；沿山径经双髻山下的东乡界，可通武宣，往北经洪水界可抵象州，沟通柳州，桂林等地。因此，旧《武宣县志》在一幅地图中将武宣东乡至紫荆山这条小路标明为“通衢大道”，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据紫荆山区的老人们代代相传：清道光年间金田起义前夕，每天都有大批“过山客”沿着山中崎岖小路，往南通过金田平原，将各种山货挑运到大湟江口，转运梧州、广州；往西、北翻越东乡界、洪水界，将大批当时所谓的“洋货”，如东盐，洋纱，火油等物，挑运到武宣、象州，然后远销柳州、桂林。这些络绎于途的“过山客”，少者每天数十，有时多达百余人。当时有人在洪水界下的界脚，深水和东乡界下的花雷村等处开设路店，专供来往客商食宿。至今，当地老人还可以给人们指点，那里是当年开设路店的地方，历历如数家珍。

紫荆山区幅员二百七十平方公里，四面奇峰耸立，东有大帽山，西有双髻山、白马山，南有鹏隘山，北有洪水界、五指山，海拔高度均在900—1300米之间。山中沟壑纵横，林木森森，地势险固，向来为兵家所必争。旧《武宣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武宣）鹧婆石处，壤接桂平紫荆山，径曲如栈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唯双髻山双峰耸

峙，登巅东可望武林，西可观柳、象，若兼守之，凭高制下，权操必胜矣！”另据史籍记载，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军曾据紫荆山天险，与官军长期周旋，侯大狗领导的一支队伍在双髻山据守达七年之久（见清丁守存《从军日记》）。至今，仅在紫荆乡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三江圩，还可以看到过去起义军留下的营盘二十多处。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形成了紫荆山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传统。

由于紫荆山地势险固，加以土地肥沃，因而又成为贫苦农民谋生的场所。清代中叶，紫荆山中逐渐聚集了大批来自山外的破产农民，他们无田无地，只好以烧炭和耕山种蓝为生。他们由于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斗争最为坚决。据民国《桂平县志》记载和当地群众口碑传说，这些烧炭佬在太平天国起义前“与当地官绅时有磨擦”，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反清力量。直至今日，紫荆山中还可找到数以百计的，当年烧炭留下来的旧炭窑。那时种蓝沤靛的人很多，紫荆山到处有“蓝冲”（即整条山冲都种蓝），如今，风门坳外的乌龟岭脚还保留着三个用三合土做成的，专供沤制蓝靛使用的大蓝缸。蓝缸呈圆形，每个可盛蓝靛百担左右。百多年前遗留下来的这些炭窑和蓝缸，就是那个时代紫荆山区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的一个缩影。

紫荆山区既然是这样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又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反清革命力量的好地方，以开创天国大业为己任的冯云山，闻之自然高兴非常，惊叹“此吾人创业地也”，并立即“潜往其地”。

在此之前，冯云山与洪秀全“出游天下”，曾经到过珠江三角洲、粤北山区和广西贵县龙山赐谷村。与这些地方相

比，紫荆山具备的种种有利条件，除上述几点之外，还有下面三点：

第一，这里的反革命统治力量特别薄弱，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据《桂平县志》记述：紫荆山“自（明）大藤峡煽乱据为窠窟，人迹罕通。平定后招狼人守隘口（指今风门坳处）。清康熙年间，有匪人出入，经谭总兵征剿始平，随于山口设紫荆汛，官兵守之，招复人民进隘内开辟田亩，渐成村落，供赋税当夫役，与（山外）宣里民无异。嗣是撤去山口营汛，迁大湟江口巡检司于新圩，木伐道通，商旅接踵，口成通衢矣。道光间，广东游匪入境，土匪渐染其风。时有奸狡之徒，或从隘口入山过界，而逃于武宣、象州等处，或在山外拐抢回头过界，复出隘口，潜匿于新圩一带村落中，或竟出江口圩远颺而去。当时山口卡房只有塘兵一人，虽常见贼匪徒往来，力难禁阻。”绵亘数百里的紫荆山区，隘口卡房竟然只有塘兵一人，反革命统治力量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桂平县志》接着又说：“道光二十六年洪秀全拜会于此，三十年起兵金田，亦恃有此关易于出入也。”

第二，当时在离紫荆山约十五公里的大湟江口附近浔江河面，活跃着八支天地会武装，他们的首领之一，就是鼎鼎有名的罗大纲。这几支起义队伍与活动在横州的张嘉祥，荔浦、修仁的陈亚贵等部互相呼应，专与官府作对，给清王朝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不得不从各地调集重兵来对付他们。1850年冬清广西提督向荣由横州督师赴浔，起初就是为了对付大湟江口的天地会武装。可以设想，冯云山之所以选择紫荆山作为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其重要原因之

一，就是看中了这几支十分活跃的天地会武装。

第三，紫荆山山里山外居住着大批客家人，他们大都是清初以后从广东迁来，冯云山与他们语言和生活习惯相通，易于进行反清宣传活动。

冯云山艰苦创业

冯云山得知这样一个理想的创业地，决心潜入紫荆山，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事。进山前，他先在山口古林杜村呆了几个月时间，在曾槐英家打过工。据曾槐英的曾孙曾仲藩说：“冯云山给我曾祖槐英公做苦力工。一个炎热的暑天，冯云山担禾回来在晒堂边树荫下乘凉，一时高兴，不觉口吟诗书。槐英公听了十分奇怪，问云山道：‘你既识诗书，何以来此做苦工？’云山说：‘不做苦工，便入不得此地。’槐英公越发奇怪，乃细叩云山家世，知道他原是读书人，为探访亲友来到粤西，于是以客礼待他。不久，得知紫荆山大冲曾玉珍家要聘请塾师，槐英公乃荐他入山教馆。”（见罗尔纲《金田采访记》）由此看来，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应在是年秋间。

冯云山入山之后，先在高坑冲卢六家小住，然后到大冲曾家教馆。当年的书房旧址，至今尚可辨认。据说那时大冲人家稀少，都姓曾，书房中只有十来个学生。由于功课不多，冯云山教书之余，便可腾出时间和精力秘密从事反清宣传活动。据马扁村凌育忠对笔者说：“我公媿（外祖父）叫曾廷记，是大冲附近黄泥冲人，解放初期才去世，当时已九十多岁了。我小时候听他说过：冯云山白天除了教馆，就是读书写字，夜晚就到处去，串村过户，发动人家参加拜会。冯

云山吃饭前总要将碗高高举过头顶，对天拜过上帝再吃。”对照罗尔纲《金田采访记》中所述，曾玉珍之曾侄孙、曾玉容之曾孙曾德周的话：“洪、冯（在紫荆山）传教，吃饭也要诵经。”两种说法基本吻合。

原紫荆公社党委书记凌育春也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修马河庙时，大冲曾屋老鼠八（浑名，原名曾八）亲口对我讲：‘冯云山在大冲书房教书时，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便头缠红布条出门，眼望青天，合掌而拜，喃喃自语：‘终须会有太平日。’那时老鼠八年已八十多岁，据他说是听他父亲讲的。’”

原紫荆中心校校长曾乃泮告诉笔者：听老人传说，冯云山在现今军营村（离大冲书房八华里）村背的早塘坪拜过会，宣传天要大旱，还要发人瘟，唯有敬拜上帝可以消灾免祸。后来果然天旱发人瘟。据说紫荆四水之中，吃田心、花雷二水的人因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多，死人特别少，此后，紫荆山参加拜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冯云山在紫荆山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是以烧炭耕山的几百贫苦农民为依靠的，他最先结识的是杨秀清、萧朝贵二人。据金田寻排村老人钟玉亭说：“杨秀清是个斩柴烧炭工人。他担柴到曾家卖，冯云山奇其人，就和他结识。”（见罗尔纲《金田采访记》）马扁村凌育忠对笔者说得更加具体，他说：“我公媿曾廷记对我说，冯云山入紫荆山之前就知道杨秀清的大名了，有心想结识他。有一次，杨秀清担炭出新圩卖，路经大冲书房门口，冯云山特意托他买猪肉。杨秀清卖了炭，又帮冯云山买回了猪肉。云山留他在书房吃饭，秀清不肯，说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等他带米回去煮

饭。云山心中暗笑，早知道他已父母双亡，但并不说穿，只是问他为何这样穷？又说了些只要敬拜上帝，将来便可不穷之类的道理。两人越谈越入搭，杨秀清就留在书房与冯云山一道吃夜饭，并且加入了拜上帝会。”

通过杨秀清，冯云山又结识了萧朝贵。

“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这副脍炙人口的对联，大概是在冯云山结识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人，拜上帝会蒸蒸日上的情况下写的。其时参加拜会的人越来越多，武装起义的时机日越成熟，冯云山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正是由于这副对联，冯云山与石人村豪绅王作新之间产生了矛盾，以致引起了后来的一场轩然大波。

据紫荆乡企业办公室干部王中瀛对笔者说：“王大作是我的公太太，王作新是我的叔公太太。他们两人都是廪生。王大作起初并不理会拜上帝会的事，以为这只不过是传教活动。王作新还经常与冯云山诗文往来。后来见冯云山在书房门口贴出对联，回家之后兄弟俩就议论开了。王作新说：‘冯云山此人气甚大，不是寻常之辈。’言下甚为佩服。王大作不以为然，说：‘此人久后必反。如果他写的是金龙二字，日后可得江山。如果只写蛟龙，必是妖龙，不过是搞乱江山之人吧了。’王作新醒悟道：‘对对。是搞乱江山之人，不是坐江山之人。’自此不再与冯云山往来，且时刻伺机要与冯云山为难。”据《桂平县志》记载，王大作还亲至大冲书房，与冯云山面对面展开辩论。

冯云山以他非凡的胆识和组织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革命活动。1847年阴历六月，洪秀全第二次由粤来桂到达紫荆山时，加入拜上帝会的已有二、三千人之众。山边的金

田，茶调等一带村庄，也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韦昌辉、曾天养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入会的。同时，拜上帝会组织还扩展到玉林、潯州两州府所属的陆川、博白、贵县、平南等地。

史料记载，在此期间，冯云山曾到过贵县赐谷村和龙山区。但是光靠他一个人，拜上帝会的扩展是不可能如此之快的。笔者在紫荆山调查时，三江中心校校长曾乃泮所说的一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亚伯曾亚凤过去在三江圩做更伢，花名叫打更凤，曾在三江圩上开设鸦片烟馆，听来来往往的吹烟客讲过许多有关冯云山的传说。曾亚凤亲口对我说过：冯云山在大冲书房教馆时，每到夜晚就川流不息的有人来找他谈天说地。有的是本山人，有的是来路人。从平隘山方向来的是平南人，从勒竹坳方向来的是武宣人，也有专门来紫荆山种蓝靛的陆川、博白人。他们当中，不少人接受了冯云山宣传的道理，加入了拜上帝会，后来回到本乡本土，又建立了拜会组织。”就这样，拜上帝会很快扩展到了玉林州、潯州府属各县。

“天父天兄附体传言”之谜

众所皆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冬冯云山被控入狱后直至金田起义前，杨秀清、萧朝贵二人曾以广泛流行于潯州各地的一种迷信形式“降僮”，假天父天兄之名，多次传言拜上帝会众要信实天父皇上帝、天兄耶稣和洪秀全，不可丝毫动摇，力挽狂澜，终于使拜上帝会转危为安。对于这件重大史事，几乎所有史籍都提及但均语焉不详。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父天兄圣旨》一书，刊登了太史学者王

庆成近年在英国搜访太平天国史料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为我们解开了百多年来未能解开的谜。

冯云山被捕入狱后，拜上帝会一时间群龙无首，人心混乱，几乎濒于解体。危急关头，杨秀清、萧朝贵显示了他们应付突然事变的才能，杨先于1848年阴历三月初三日以“降僮”形式，自言“天父附体”以天父名义说话。九月初九日，萧朝贵又自言“天兄耶稣附体”，以天兄名义说话。其时拜上帝会众中以降僮形式搞神灵附体传言的人不少，各各发号施令，以至广大会众莫衷一是。杨秀清、萧朝贵传言强调天父、天兄有诛尽人间妖魔的权能，拥护洪秀全为“日”（天王），称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为军师。这些说法比较容易为广大会众所接受，有利于提高洪、冯、杨、萧诸人在拜上帝会中的地位。因此当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自广东花县回到紫荆山，便确认杨、萧二人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特权，同时要求天父天兄往后“不准各星宿讲话”，不承认其他人以别种神灵名义说话的权利。象州有个叫李来得的会众，曾托言神灵附体蛊惑人心，1850年阴历七月，萧朝贵以天兄名义，要冯云山等暂不去白塘、八垌等地处理会务，同时差人调取李来得到紫荆山，并代表“天兄”当众审讯李来得，“断服其不准再行乱讲”，“重责妖降李来得一百，严断他曰：自今不准你再讲，若敢仍讲，定过云中雪（杀头）也。李来得奏曰：自今不敢乱讲矣。”

其结果，“天父”、“天兄”终于战胜了其它神灵。这不但拯救了拜上帝会，而且确立了杨秀清、萧朝贵在拜上帝会内部的重要地位。从此，杨、萧“挟天子以令诸侯”，连洪秀全、冯云山也不得不听他们的话，在拜上帝会内形成了

不论大事小事，都需要杨、萧一一指点的局面。而自天父天兄附体传言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开始，拜上帝会民间宗教迷信的色彩也就更加浓厚了。

金田起义前，在紫荆山，萧朝贵曾借天兄之口要求洪秀全“早正大位”；但是不久，“天兄”又一再要求洪秀全要“避吉”，“不好泄漏天机，不好讲太平事先”。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据《天兄圣旨》记载，戊申年（1848年）十二月初七日：

“天兄劳心下凡，因黄玉綉、黄盛通、黄为正到平山（今十八山），欲伊等恳求天父准天王早正大位……天兄曰：尔们今晚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总要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准洪秀全早坐金龙殿，朕看尔们那个会求也。三人奏曰：遵命。”

庚戌年（1850年）正月十一日，在平山，萧朝贵代天兄传言：

“诏谕天王曰：‘秀全，尔在张家避吉，要小心声细也。’天王对曰：‘遵天兄命。’”

二月二十三日天兄再次下凡，《天兄圣旨》是这样记述的：

“（天兄）谕天王曰：秀全，尔穿起黄袍么？”

天王对曰：然也。

天兄曰：要避吉，不可令外小看见，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

类似这种内容的“天兄附体传言”有好几次。这些记载说明，萧朝贵是个颇有心计的人物，他起初之所以要洪秀全

“早坐金龙殿”，仅是表示他对洪的拥护；后来一再要洪秀全“避吉”，则是为了避免泄漏机密，给反清大业带来损失。同时还说明，洪秀全早有帝王思想，在紫荆山时就曾穿起黄袍，演习坐金龙殿的仪式。

洪秀全来了以后

1847年阴历七月中旬，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得知拜上帝会事业大有发展，大喜过望。

其时广西连年灾荒，各地天地会起义如火如荼。洪秀全目睹起义时机日渐成熟，不觉豪情满怀，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即《时势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据紫荆山群众代代流传，冯云山办事稳重，洪秀全性情比较急躁。凌育忠对笔者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后，就在大冲书房与冯云山同住。书房背后有田头伯公（与社公差不多），洪秀全发现后，连夜挖起丢去。第二天群众发现后，又把田头伯公立起来。夜里洪秀全又把它移去。这样接连几次，群众都说：‘奇怪，奇怪！’从此，拜田头伯公的人就逐渐少了。这件事是老人传下来，我公嫔曾廷记对我说的。”

另据口碑传说：冯云山在大冲书房供有孔夫子牌位，洪秀全来到后就把孔夫子牌位除去。（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

鉴于起义的时机日渐成熟，加以洪秀全又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因而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神权斗争就开始了。关于拜上帝会聚众捣毁象州大樟甘王庙和紫荆大冲雷庙的起因和经过，群众中的传闻和史籍记载差不多，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值得一提的是，凌育春、凌育忠两同志都这样说：“据老人传落的话讲，当时拜上帝会众把打菩萨叫做‘打妖’，拉队去象州打菩萨那天，一路上高声大喊：‘打妖去呵！打妖去呵！’参加的人很多。”

自从打了菩萨，拜上帝会和当地豪绅之间的矛盾加深了。紫荆山区出现了“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的紧张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冯云山便将拜上帝会的总机关由大冲书房迁到地势险固的高坑冲去。蒙冲沙湾村八十多岁老人黄更润对笔者说：“我亚公黄明和，原来住在高坑冲，他十几岁的时候见过洪秀全，人高高大大，面圆圆红红的，住在卢姓屋里。明和公死了将近八十年了，死时七十多岁，当时我出世才两三年，这些事是我亚伯‘黄毛二’后来对我讲的。”太平天国起义后，高坑冲群众大多跟太平军走了，有的迁居别处，这里至今不再有人居住。

提起拜上帝会的武装团营，人们自然会问：拜上帝会的死对头王作新后来怎样了？据凌育春对笔者说：“听老人讲，团营时，杨秀清、萧朝贵在金田村专门派了一支人马入紫荆山，要捉王作新。可惜将到古林社被王谟村刘姓地主的团丁截住打了起来。刘姓地主又派人进山通风报信，王作新得知，全家逃跑了。”紫荆山中的拜上帝会众接到团营令，首先跑到石人村要严惩王作新，但王作新已全家逃走一空。拜

上帝会众气极，便将其住屋楼房烧毁，在大门前留下一副对联：“得转还仇千古恨，更深夜静细思量。”以示惩戒。

（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王朝森口述》）

金田起义以后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在以后的大半年时间里，紫荆山一直是太平军抗击清军的重要战场。

据紫荆山中群众传说，太平军在撤离江口经新圩西进武宣时，先头部队直插东乡、三里，大部队在紫荆山驻扎两三天，主要目的是扩大太平军队伍。为了动员数月前未及参加团营的群众加入太平军，杨秀清、萧朝贵走遍了紫荆四水。大坪、大广两水沿岸的十几个村庄参加团营的人较少，萧朝贵在那里转了足足两天两夜，发动了不少人加入太平军。至今流传紫荆、金田一带的民谣：“葡萄架上藤牵藤，朝贵串连来到村；百姓听得流眼泪，愿烧房屋双髻奔。”唱的就是这件事。据说当时加入太平军的人，一律到双髻山下的东乡界集中，然后开到武宣东乡。

1851年7月太平军由象州，武宣回师金田，大部队在紫荆山驻扎一个多月。至今，紫荆山群众还流传着不少这方面的传说。

凌育忠同志告诉笔者：“听老人讲，太平军很守纪律。由象州开回到紫荆山时，一律驻扎在营盘，不住老百姓家。当时三江圩附近有二十几座营盘，通通住满了太平军。”

凌育春同志也说：“当时太平军在我们马扁村屋背营盘驻扎。营盘有一亩多宽，住了二三百人。营盘东南西北四向有口子出入，都有太平军把守。当时村里每天都要煮两担米饭

送上营盘给太平军吃，太平军吃后给回银钱。”这反映了太平军与当地群众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马扁村背有两座营盘，六十年代还看得十分清楚，当时笔者曾去看过。后来大办粮食群众在那里开荒种木茹，才逐渐削平了。

金田起义初期，太平天国领导人仍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曾乃泮同志说：“我们曾姓的开文公同洪秀全对过老同（认同年兄弟），因此常来常往。太平军由象州拉队回到紫荆山，在茶地设立大馆，在军营村立中馆。开文公去茶地大馆探望洪秀全，经常带着一只狗去。开文公入屋与老同倾谈，那只狗就伏在大门口等候。”

征 稿 启 事

一、《桂平文史》现改名为《桂平文史资料》，重新与读者见面了。年内计划刊出两期，欢迎广大文史资料爱好者积极支持，踊跃来稿。

二、凡属反映本县历史和现状的文史资料，如发生在本县的有关党、政、军、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大事、小事，包括历史事件、历史变迁、历史人物、山川地貌、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民间佳话、趣闻轶事等等，均所欢迎。

来稿力求反映本县特点，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三、来稿一经发表，酌付薄酬。

四、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及通讯地址（发表时笔名听便），寄“桂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本刊编辑室

1989年7月10日

陈承瑒为桂平旧峡村人

黄培棋

陈承瑒是广西早期的拜上帝会会员，是参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者。据《贼情汇纂》记载：“伪佐天侯陈承瑒……自陷江宁，盘踞盐道署，迄今未外出。杨韦诸贼倚任之，所谓伪朝内官也。贼中往来一应文书，皆承瑒收发①。”陈承瑒为太平天国领导所信赖，在天国中颇有地位。然而，由于史料的记载不一，陈承瑒被错定为藤县人。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全史》中就这样写：“陈承瑒，藤县人②。”

笔者之所以认为简氏的结论错了，之所以确定陈承瑒为桂平旧峡村人，主要是根据最近发现的《陈天贵墓碑》和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推定的。

《陈天贵墓碑》，就是1988年11月3日，我与广西贵县政协的小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小陈到桂平县白沙镇调查太平天国史事，在太平天国活动地点旧峡村，见到陈承瑒一族后裔陈锦良老人（68岁），承他的热情支持，带我们到离村一千米左右的西北角坡地上看到的。墓碑的文式如下：